外国文学大系

一个美好心灵的自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4.5

ISBN 7-88050-383-8

Ⅰ.**辉**… Ⅱ.**北**… Ⅲ.**文学—外国—故事** Ⅳ.**I**00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850**mm**x1168**mm** 1/16

印 张:4100

字 数:56,00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 7-88050-383-8

定 价:6840.00 **元(全** 684 **册)**

一个美好心灵的自述

一直到我八岁之前，我始终是一个十分健康的孩子，不过对于这一段时期，我能够回忆起来的东西甚少，正如我无法记得我出生那天的情况一样。刚刚八岁时我得了咯血症。就在生病的那一时刻，我的灵魂一下子富有了感觉和记忆。那次病情发作的种种细节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九个月的病榻生活，我以极大的耐性忍受下来，我自认为，在这段时期，我的灵魂获得的最初启示就是根据自己本身的情况顺其自然地发展，这为我整个一生的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

我又要忍受痛苦，又对生活充满了爱，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心态。在咳嗽异常剧烈时，以及烧得困乏无力时，我安静得像缩回壳里的蜗牛；一旦我稍微感到轻松一些，我便希望能够得到些令人愉快的感受，既然我被剥夺了其它一切享受，我只好力图通过眼睛和耳朵弥补自己的这些损失。于是人们给我拿来了玩具娃娃和小人书；而且，不管谁在我的床边坐一坐，都必须得给我讲点什么。

母亲给我讲圣经的故事，我很喜欢听；父亲则带来一些自然界的生物标本给我解闷儿。

父亲有一个大藏柜。一有机会他就一个一个地把抽屉从柜子上取下来，给我看抽屉里面装的东西，并且实事求是地给我讲解它们的情况。经过干燥处理的植物和昆虫，几种解剖标本，人的皮肤、骨骼、木乃伊，和其它一些类似的东西，都到过我小时候的病榻上。父亲打猎所捕获的各种各样的飞禽和走兽，在送往厨房之前，都先拿来给我过目；为了让妖魔鬼怪在这个大聚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姑妈专爱给我讲述爱情故事和神怪的故事。所有这一

切都被我全盘接受下来，而且这一切都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我有时间与这些看不见的生灵热烈地交谈；我到现在还能背诵一些诗句，这些诗句当时是由我口授，由母亲帮助记下来的。

我时常把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东西再讲述给父亲听。我每次都不肯轻易吃药，服药之前我总要先提出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制成这些药物的原料都生长在什么地方？它们都长的是什么样子？它们叫什么名字？不过我姑妈讲的那些故事也没有白白讲给石头听。我想象自己穿着漂亮的衣服，遇见了一群最可爱的白马王子，可是他们片刻不停，直到他们知道了这位不相识的美女是谁；与此相类似的另一次奇遇是我看到一位令人倾慕的小天使，他身着洁白的长袍，长着一双金黄色的翅膀，他对我非常热心，于是我继续长时间地苦思冥想，一直到我的想象力把他的形象几乎清清楚楚地显现在我的眼前。

一年以后我差不多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但是童年时代杂乱无章的爱好和梦幻已荡然无存。我甚至连布娃娃也不要玩了。我渴望得到能对我的爱给予回报的有生命的东西。狗、猫、小鸟等我父亲饲养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给我带来无限的情趣，但是我无法给自己弄到在我姑妈讲的一个童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小动物。它是一头小绵羊，一个农家姑娘在森林里偶然发现了它，于是她收留了它，把它带回家里喂养起来。温顺的小绵羊实际上是一个被施了魔法的王子，最后他恢复了原形，变成英俊的小伙子，为了报答他的女恩人，他与她订了婚。我太希望自己也有一只这样的小绵羊了！

但是，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小绵羊，既然我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是非常自然地发生的，渐渐地我几乎忘却了拥有一个如此珍贵的动物的愿望。这期间我通过读书给自己寻找安慰，我读的书都是写一些神奇的故事。在这些书中我最喜欢的是《虔信基督教的德国的赫库勒斯》；①这个虔诚的爱情故事很合我的口味。只要他的瓦丽斯卡遇到什么事，而她遇到的总是恐怖的事，在他赶去救她之前，他都要先进行祈祷，这些祈祷词都详详细细地写在书上。这种作法太中我的意了！我一直在朦胧之中感觉到自己对看不见的上帝有一种依恋之情，看了这本书后这种依恋更加增强了，因为上帝也本应该永远是我的知心朋友。

当我又长大一些后，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乱七八糟地什么书都看；但是我最爱看的一本要首属《罗马的奥克塔维亚》②。它以小说的体裁讲述了最早一批基督教教徒受迫害的故事，这本书引起了我极为浓厚的兴趣。

①德国小说家布赫霍尔茨（1607—1671）所著。讲的是王国大公赫库勒斯和波希米亚王室小姐瓦丽斯卡的爱情故事。

②德国作家安东·乌尔里希·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1633—1714）所著。

于是母亲开始斥责我总是不停地看书；为了取悦母亲，父亲今天把书从我手中拿走，改天又把这些书都还给我。我的母亲聪明过人，她发现这种办法没有任何成效后便强行要求我也要同样勤奋地阅读圣经。读圣经我实在也不需要别人驱使，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圣书。

这期间我母亲总是小心谨慎地不让任何带诱惑性的书籍落入我的手中，其实就是我自己也会把各种伤风败俗的书从我手中扔出去的；因为我的王子们和公主们个个都是极其有道德的人；除此以外，我知道一些有关人类自然史的知识，只是我很少显露声色，我的这些知识都是从圣经那里学习来

的。凡是有疑问的地方我总是把书上的话与我眼前出现的事物联系起来加以对照，以我的好学精神和联想能力我能幸运地探索出真理。如果我听人说到女巫，那么我就必须要了解巫术。

我必须得感谢我的母亲和这种旺盛的求知欲，在我强烈地爱好读书的同时，我仍然学习烹饪，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发现一些东西。杀一只鸡，剖开一头仔猪对我而言犹如过节一样高兴。我把内脏拿来给父亲看，他给我进行详细的讲解，就像是在给一名年青的大学生上课，他常常习惯带着内心的喜悦称我是他教养不好的“儿子”。

现在十二岁也过完了。我学习法语、跳舞和绘画，也上一般的宗教课，上宗教课时有些感觉和想法变得很活跃，不过没有任何东西与我的情况有关系。我喜欢听别人讲上帝，我很感自豪，因为我能比我的同龄人更好地谈论上帝；我那时曾以极大的热情读过一些书，这些书籍使我有可能喋喋不休地大谈宗教，但是我从来没想起要思考思考，我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的灵魂是否也是这样形成的，是否它像一面镜子能够反射出永恒的太阳；这些我曾经逐一预想过。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法语。我的法语教师是一个正直干练的男人。他不是一个轻率的经验主义者，不是一个枯燥无味的语法学家；他有学识，见过世面。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满足我的求知欲。我非常爱他，以至我等候他来上课时心里总是激动得怦怦直跳。图画课我不觉得困难。如果我的图画老师又有头脑又有知识的话，我在这方面会有所成就的；遗憾的是他拥有的只是一双手和练习课。

跳舞课开始时我的兴趣不大，因为我的身体太敏感，不能太累，而且我只能与我的妹妹一起学习跳舞。后来我们的舞蹈老师突然心血来潮，为他的全体男学生和女学生举办了一次舞会，于是我对舞蹈练习课的兴趣才大大改观。

在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之中，最出众的是宫内大臣的两个儿子：最小的那个跟我一样大，另一个比我大两岁，兄弟俩人都是英俊少年，大家公认，他们超过了人们曾经看见过的所有的美少年。然而我却几乎没有望过他们一眼，在这群人当中我就更没有看过其他的人了。我此刻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跳舞上，想跳得美一些。可是这两个男孩子在众人之中却首先注意到了我，这是怎么回事呢？在短短的一小时里我们便成了好朋友，小小的联欢舞会还没结束，我们就已经互相约了下一次要在什么地方再次见面。对我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快乐呀！第二天早上，他们每个人都给我送来一张献殷勤的便条，询问我的健康状况，同时还都送了一束鲜花。这使我高兴得心醉神迷。当时的那种感受我以后再也没有体验过。我们彼此彬彬有礼，互相恭维，书信来往不断。教堂和林荫道从那时起便成了我们约会的地点。我们熟悉的年轻人常常在一起来邀请我们，可是我们很机灵，把这件事遮掩得十分严实，连父母亲都未能发现。除非我们认为可以让父母亲知道，否则他们甭想发现蛛丝马迹。

现在我一下子同时得到了两个情人，我无法决定从他们当中选择哪一个，他们二人我都很喜欢，而且我们三人最爱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忽然一天哥哥得了重病；我自己也曾经多次患重病，知道说一些体贴的话，安慰病痛在身的人，也知道用对身体有益的美味可口的食物让病人高兴，为此，他的父母很感激我的殷勤和周到，他们倾听爱子的请求，答应只要他一离开病

塌，就邀请我和我的姐妹到他家里去作客。他充满深情地迎接我，没有一点儿孩子气，从这天起我决定爱他。他立即告诫我，要在他弟弟面前保守秘密；可是爱情的火焰再也遮盖不住，弟弟的嫉妒心使这段传奇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他千方百计地给我们设圈套捉弄我们，他兴致十足地毁掉我们的快乐，他企图破坏我们之间的强烈爱情，没想到却适得其反，我们爱得更炽热了。

现在我到底真正找到了我梦想的小绵羊，强烈的爱情就像平时的一场疾病，对我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它使我变得沉默寡言，它把我从如醉如痴的狂喜中拉了回来。我感到寂寞和孤独，变得多愁善感，于是我又想起了上帝。他仍然是我的贴心人。我清楚地知道，当我连续不断地为那个经常闹病的男孩子祈祷时流过多少泪呀。

不管这件事中带有多少孩子气的举动，它对我内心的修养却有极大的贡献。我们不得不每天给我们的法语老师写一篇由我们自己编造的信，而不是像平时那样只做一般的翻译练习。我们把署名为菲力斯和达蒙的爱情故事交给老师。这位老人不久就看穿了这件事，为了使我变得正直坦率，光明磊落，他甚至夸奖了我的作业。我变得越来越勇敢，终于把一切都坦白地全盘托出来，连事实的细节也都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我已不再记得，他当时在什么地方抓住了个机会说：

“这多么优雅，多么自然呀！不过这个善良的菲力斯得小心对待，这事不久就会成为严肃的事情了。”

使我恼火的是，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我气恼地问他，他对严肃二字如何理解。他没容我问第二遍，就十分清楚地向我作了解释，以至我几乎无法掩饰我的吃惊。

然而我不由得又气恼起来，对他很生气，他竟然会怀有这种想法，我克制住自己，打算为我的美女辨解，我面红耳赤地说：

“不过，我的先生，菲力斯是一个品行端正，值得尊敬的好姑娘！”

他够幸灾乐祸的了，他用我的品行端正的女主人公来戏弄我，我们说的是法语，他玩弄着“端正”这个词，说着双关语，为的是通过所有的含义来完成菲力斯的端正品德，我觉得这真够荒谬，而且极其迷惑不解。他不想吓着我，他中断了这次谈话，只是后来一有机会，他就会重提这个话题。我在他那里阅读和翻译的戏剧小故事常常为他提供机会来表明一下，所谓的道德是多么的脆弱，它抵挡不住感情上的要求。我不再反驳，但总是暗自生气，他的评语成了我的负担，使我忧心忡忡。

渐渐地我和我那善良的达蒙也中断了一切联系，他弟弟施的一个又一个阴谋诡计破坏了我们的友谊。过了不久，这两位正值青春年少的兄弟都死了。我很难过，不过没好久我便把他们给忘记了。

菲力斯迅速地成长起来，她十分健康，已经开始了解世情。太子结了婚，在他父王过世后不久他继承了王位，朝野上一片欢腾。现在我的好奇心，由于获得了各种各样的食粮而变得越来越强。那时有喜剧，舞会和其它的一些附加活动（均与此有关）。尽管父母想方设法阻止我们，我还是被人带入宫里。外乡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所有的宅邸都成了一个大世界，就连我们自己家里也有被推荐来的绅士、贵人和其他被介绍来的人，我的叔叔家里甚至可以见到各国来的贵宾。

我的忠实的家庭教师继续以他那谦逊，然而却是非常恰当的方式对我进行着谆谆告诫，而我心里则一直暗暗地为这事而生他的气。我对他所断言

的真理无论如何不能信服，那时也许我是对的，而他是不对的，他认为妇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软弱的；然而他同时又纠缠不休，说起话来咄咄逼人，以至我都感到害怕。他想证明自己正确，于是我明白地对他说：“因为危险是这么大，人的心又是这么脆弱，所以我想祈请上帝来保护我。”

这种简单幼稚的回答似乎使他高兴，他称赞我的决心，不过我一点也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因为对于看不见的上帝的情感在我心里几乎已完全消失了。簇拥在我周围的一大群人分散了我的精力，犹如一股巨流把我一起给卷走了。这一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空虚的年月，数日来，我没有一句正经话，谈的都是一些没有丝毫意义的话题，没有健康的思想，一天到晚与那伙人成群结队地东游西荡，寻欢作乐，这就是我的生活，甚至连我最喜爱的书籍，也全被我抛置脑后，没有一次想去摸摸它们。整天围着我转的这一群人对科学知识一窍不通，他们都是德国宫庭侍臣，这一个阶层在当时连最起码的文化都没有。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种环境肯定会使我面临深渊，行将毁灭。我浑浑度日，享受着感官的快乐。我感到难以集中心思，我不作祈祷，我既不想到自己，也不想到上帝；但是，在这许多长相漂亮、家境富有、穿戴华丽的男子中间没有一个人中我的意，我把这看成是一种天意。他们举止轻浮行为放荡，而且他们对此毫不隐讳，这使我望而生畏；他们谈起话来矫揉造作、扭怩作态，总爱使用双关语，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我很生气，于是对他们总是冷冰冰的；他们有时无礼得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我也敢于放肆地对他粗暴无礼。

此外我的老师有一回秘密地向我透露说，与这些可憎的家伙来往，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不仅仅是道德上，而且在健康上都有可能招致危害①。我这才开始对他们感到害怕了，无论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以任何一种方式靠近我，我都提心吊胆的。我提防着他们，他们用过的玻璃杯、茶杯我都不敢再用，他们之中某一个人坐过的椅子我也不敢再坐。照此行事，我在道德上和身体上都与他们完全隔绝开了，而他们对我表白的所有的恭维的话和奉承话，我只当是他们欠我的，统统骄傲地接受下来。

①危害：指性病。

那时候在我们家留住的外地客人中有一个年轻人特别出众，我们戏谑地称呼他为纳尔齐斯①。他在外交生涯方面很有声望，他希望在我们朝廷进行的各种变动中能获取一个优越的职位。不久他便与我的父亲搞熟了，他的学识和他的举止为他开辟了道路，使他得以进入由高官显贵们组成的封闭的上流社会。我的父亲讲了许多夸奖的话，如果他的仪态气度不显出一种自鸣得意的神情的话，那么他那健美的体态会给人留下更好的印象。我曾经见过他，并认为他很好，只是我们互相从来没有讲过话。

①纳尔齐斯：又译那耳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河神刻菲索斯和水泽神女利里俄珀的儿子。他看见水中自己的倒影，顾影自恋，相思而死。

在一次他也参加了的盛大的舞会上我们一起跳过一段小步舞；不过跳完后便各自走开了，没有进一步认识。当剧烈的舞蹈开始时，为了取悦我的父亲，他常为我的健康担心，我一般都避开舞场，退到隔壁的房间，与坐在那里玩牌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女朋友们聊天。

纳尔齐斯有一次同大家跳来跳去，没有多久便也来到了我所在的那个房间，他跳舞时突然流了鼻血，他休息了一会儿恢复正常后即同我攀谈起来，

内容包罗万象。尽管在谈话中间没有掺入丝毫的温存，但这半个小时的谈话十分有趣，以至我们俩都不想再跳舞了。我们并不容此事使自己迷惘，可是我们仍然很快受到了他人的取笑。第二天晚上我们重新能够继续我们的谈话，我们很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

我们就这样相识了。纳尔齐斯对我和我的姐妹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这时我才开始发现自己到底知道多少东西，对什么事情我有所考虑，对什么有所感受，在谈话时我善于对什么事都发表自己的看法。我的新朋友向来生活在最有教养的上流社会里，除了精通历史和政治两门学科以外，还具有广泛的文学知识，对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新的出版物他会不知道的，尤其是法国出版的东西。他有时带给我，也有时寄给我一些我喜欢看的又具有实用价值的书籍，但是，与受到禁止的恋爱关系相比，这种事必须更加保守秘密才行。当时人们取笑有学问的女性，也不能容忍女子被传授知识，这或许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样不礼貌，它会使众多的不学无术的男人感到丢脸。甚至我的父亲也作出明确要求，这种文学著作的交易必须要严加保密，尽管这新的机会很符合他要对我进行智力教育的期望。

我们的交往就这样继续下去，几乎保持了很长的时间，我不能够说纳尔齐斯曾以任何方式向我表示过爱慕和温存。他一向仪态大方，温雅殷勤，但是不露情感，他显然更被我最小的妹妹所吸引，妹妹那时十分秀丽娇艳，她的魅力可能使他不能不动心吧。他开玩笑地给她起了各种各样好听的外国名字。

他能娴熟地说好几种外语，而且在用德语交谈时总喜欢夹杂一些外国特有的习语成语。

我妹妹对于他的殷勤没有特别的回报，她已被另一根红线所牵。由于妹妹作事鲁莽，而纳尔齐斯又很敏感，他们之间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一些磨擦已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与我的母亲和姑妈，纳尔齐斯深知要保持友好的关系，因此渐渐地他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了。

如果不是一次不寻常的偶然事件突然改变了我们的关系的话，谁知道我们这种生活还要继续多久。我和我的妹妹被邀请去某一家作客，我本来不想去，这种聚会参加的人员混杂，而且时常会有一些虽说举止并非极为粗鲁，却是庸俗乏味的人士参加。这一次纳尔齐斯也一同受到邀请，为了他的缘故，我才愿意前去参加聚会；然而我也确信，能在那里找到一个与我有共同语言的人交谈。还在宴席上我们就已经不得不吃好多苦头了，因为一些男士喝酒喝得太多了，宴会后，还都要而且必须得玩罚物游戏，玩的时候又吵又闹十分活跃，当纳尔齐斯不得不赎回抵押品时，人们罚他对着在座的每个人的耳朵悄悄说一句令人高兴的话，也许他在我旁边的那位女客身旁停留的时间太久了，她是一位上尉的夫人，突然上尉给了他一记耳光，以至香粉都飞到了我的眼里，因为我正巧紧靠着她坐着。当我把眼睛擦干净并惊恐稍定时，就看见两个人的剑已经出鞘。纳尔齐斯在流血，另一位由于极度的嫉妒和愤恨又加之酒性发作，已经失去自控能力，以至其他在场的人一起出动都几乎制止不住他。我拉着纳尔齐斯的胳膊，把他领出门，然后上楼梯来到另一间屋子，并立即关好门插上插销，因为我害怕我的朋友没有十分把握对付那个疯狂的对手。

我们俩人都认为伤势并不严重，因为我们只看到手上有一处轻微的砍伤，可是很快便发现有一股血正顺着背部潮涌般地往下流，原来头部还有一

处很大的伤口。我恐惧极了。我急忙跑到过厅去找人帮忙，但是我却没能看到一个人，因为所有的人都仍在楼下制服那个发狂的家伙。最后还是这家人的一个女儿蹦蹦跳跳地跑上楼来。她的活泼和快乐使我感到忧闷和害怕，因为她观看这场疯狂的闹剧和该诅咒的喜剧时几乎乐得要死。我急切地请求她想办法帮我找一个外科医生来，她还是那个野样子，立即又蹦又跳地下了楼，亲自去请医生。

我重新回到受伤的朋友身旁，用我的手绢把他的手包扎好，并用挂在门上的一条毛巾把他的头缠好。他仍然血流如注，没有外科医生来，受伤的朋友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似乎已昏厥过去。要是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一把就好了，可是旁边却空无一人。我大大方方地把他抱在怀里，抚摸他，亲切地呼唤他，用好听的话哄着他，我想用这种办法鼓励他坚持住。这似乎起了一些精神疗法的作用。他躺在那里，仍然还活着，却已面如死色。

忙碌的女主人终于来了，当她看到我的朋友这副样子躺在我的怀里，而且我们俩个人浑身都是血时，真使她受惊不小，因为没有人想到纳尔齐斯会受伤，大家还以为我平安地把他带了出来。

现在酒、香水以及凡是能使人提神和恢复头脑清醒的东西都源源不断地拿来了，此时，外科医生也来了。我本来完全可以离开了，可是纳尔齐斯紧紧用手拉住我，就是我没有被拉住我也会一动不动地留在那里的。在给他包扎伤口时，我继续用酒给他擦拭，丝毫没注意到此刻所有的客人都围在我们四周站着。外科医生包扎完毕，受伤的人默默地感激地与我告别，他被人抬回家去。

现在女主人把我领到她的卧室里，她坚持要我把衣服全脱下来，人们要把伤员流到我身上的血给擦干净，无需隐瞒地说，我头一次意外地在镜子里看到，我不穿衣服也仍然仪态万方。我的衣服已经没有一件能够再穿了，而这家的人不是长的比我矮小，就是比我胖，于是我只好穿着一身怪模怪样的衣服顶着父母亲的惊讶回到家里。他们对于我所遭受的惊吓，对于我朋友的受伤，对于上尉的胡闹，对于这整个事件都极为恼怒。我的父亲差一点儿要亲自去找那个上尉决斗，好马上为自己的朋友报仇雪恨。他痛斥那些当时在场的先生们，他们没有当场惩罚这种阴险的凶杀行为；很明显，上尉在打人之后，便立即抽出剑来，从背后刺伤了纳尔齐斯；纳尔齐斯手上的伤则是后来他想还击，拔剑时被砍伤的。我无法描写自己的悲愤和激动，我不知应该怎样来表达我当时的心境；一直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倏然间爆发出来就犹如火焰得到了空气。倘若喜悦和欢乐最初能够巧妙地产生爱情，而且在内心深处悄悄地进行培育，那么生来就具有巨大力量的爱情，通过这么一场惊吓更极为容易受到激励，断然作出抉择并且表白出来。人们小心地给这位娇娇女喂药，并把她抱到床上。第二天一清早我父亲便赶去看望他那位受伤的朋友，他俯卧在床上，由于伤口发炎正在发高烧，病得很厉害。我父亲只把他与病人谈话的一小部份内容告诉了我，并设法安慰我，因为这次偶然事件可能造成种种后果。他们谈论了人们是否能够满足于通过赔礼道歉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件事是否一定要依法诉讼，其余的也是类似的问题。我太了解我的父亲了，我绝对不相信，他会希望看到这件事不通过决斗便得以了结。只是我始终保持沉默，因为我很早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这样的信条：妇道人家不得插手介入此类的争执。另外，没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好像他们这两个朋友之间谈到了一些与我有关的事情；然而不久我父亲就把其余的谈话内

容全部告诉了我的母亲。他说，纳尔齐斯对于我给予的帮助极为感动，他拥抱了父亲，声明对我要永世感恩图报，他表示，任何不能与我共同分享的幸福他都不要；纳尔齐斯还请求准许他把我父亲当成他自己的父亲一样看待。妈妈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她善意地提醒我，对于首次受到感动时说出的话不能太重视。

“是的，这当然了。”我假装冷漠地回答说。

但是天知道，我此时是什么感觉，而且到了什么程度。

纳尔齐斯一直病了两个星期，由于右手有伤，甚至连字也不能写，但是在此期间他通过最亲切的殷勤崇奉来表示对我的思念之情。我把所有这些超越常情的客套恭维举动与我从母亲那里听来的话联系在一起，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怪念头。全城的人都在议论这次的事件。人们跟我谈及此事时总是用一种特别的腔调，并从那些我极力设法避免的使我悲痛的事件中得出种种结论。过去的嬉戏如今已经当真，过去习以为常的癖好现在变成了爱慕。我生活在焦虑不安之中。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我越是想小心翼翼地在众人面前隐藏住，它越是变得更加强烈。一想到会失去他就会使我惊恐不安，但是关系更亲密的前景又使我战战兢兢。

对婚姻生活的猜度对于朦胧状态的少女来讲确实是令人恐怖的事。

通过发生的这一系列的震撼使我又重新想到我自己。往常日日夜夜浮现在眼前的那种自由散漫的生活，种种五彩缤纷的画面突然一下子荡然无存，我的灵魂又开始活动起来。只是同我那位看不见的朋友的接触中断的太久了，重新建立起这种接触并不容易。我们仍然一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虽说有了一些改进，但与往日相比却有很大的差别。

一场决斗过去了，上尉在决斗中受了重伤，可是事先我对这件事并无所闻，公共舆论无论从哪种意义来讲都站在我的恋人一边，终于我的恋人又出现在公共活动场所。首先他让人把他抬到我们家来，他缠着头，裹着手。当他来的时候我的心跳动得多么激烈呀！当时全家人都在场；我们两方只能讲一些一般的表示感谢的话，讲一些客气的话；不过他还是找到机会对我秘密地作一些暗示，表示他对我的情思；这种暗示更增加了我的恐慌不安。在他完全康复之后，整个冬天，他都仍旧以过去那种关系来拜访我们，尽管他向我作出的所有不易察觉的暗示都表明他对我的情感和爱恋，然而，一切有关我们俩人的问题依然没有进行过正式商议。

于是我只有处于永恒的僻静之中，我的心事没有人可以倾诉，我离上帝又如此遥远。在那狂热的四年，我把上帝已抛到脑后。现在我偶尔重新想到他，但是关系已经冷淡，我对他只剩下礼节性的拜谒，此外，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我总是穿得漂漂亮亮的，我带着满足的心情向他显示自己的道德、声誉和长处，我相信，这些方面我都胜过别人，而上帝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穿金戴银的我。

如果一个君王，以如此态度对待一个期待着他赐福的朝臣，准会使这个朝臣感到极大的不安；我倒没有因此而情绪不佳。我拥有健康的身体和舒适的生活，这才是我所需要的；我纪念上帝，倘若这能使他称心，这当然很好；不称心我也无奈，我认为自己反正已经尽了本分。

自然我认为我当时并不是这样的，可这的确是我的灵魂的真实写照，不过，我也已经做好准备，改变和净化我的思想。

春天来了，有一段时期纳尔齐斯不需要通报即可以拜访我，因为当时

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在家。现在，他以一个情人的身份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问我，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心奉献给他，如果他能得到一个极有声誉、收入又丰厚的职位，我是否愿意有朝一日把自己的手伸给他，与他结婚。我们这里果然给了他一个职位；只是一开始对他控制的很紧，不让他很快得到提升，因为人们对他的雄心勃勃感到害怕，另外给他的奉薪也不多，因为他有自己的财产。

我全心全意地爱慕他，我知道，跟他这种男人交往不能太直爽、太坦率，因此我很留神没有直接答他，我让他去找我的父亲，他似乎毫不怀疑地认为，父亲会同意这门亲事，他想马上与我取得一致的意见。最后我表示同意，不过我提出，要以父母的赞同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随后，他正式去向父母谈及此事；他们表示满意，因为人们已经许诺说，不久会有希冀的情况发生，这是指他将继续得到晋升。我的姐妹和姑妈们都已被告知了这件事，并被叮嘱一定要最严格地保守秘密。

现在他已由恋人变成了我的未婚夫，恋人和未婚夫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要是有人能够帮助思想成熟的姑娘们，把她们的恋人都变成未婚夫，这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可真应算作是一大善举。哪怕这种关系没有发展成婚姻。订婚后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不仅不会消弱，反而会变得更加理智。许许多多愚蠢的小动作，所有卖弄风情的行为和喜怒无常的脾气一下子都抖落得一干二净。要是我们的未婚夫告诉我们说，我们头戴简朴的晨帽比云髻高挽戴上最漂亮的头饰更使他们满意，那么一个善于思考的女孩子肯定会对自己的发型漠不关心了。发型肯定会变成无关紧要的事情了。而且这也再自然不过了，他所想的是规规矩矩体面过日子，宁愿希望为自己培养出一个家庭主妇，而不是为世人培养一个身着华丽服装的玩偶。这样一切就好办了。假如有这么一位姑娘，她很有福气，他的未婚夫智力非凡，知识渊博，那么她学到的东西远比她在高等学府或是留学国外学到的东西多得多。她不仅愿意心悦诚服地接受下未婚夫教给他的全部学识，而且力求使自己在这条道路上永远向前发展。爱情使许多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最后，对于女性必要的、合乎礼貌的服从也会紧接着随之而来；未婚夫不像丈夫，喜欢支配一切；他们只会恳请，而他的恋人也会察颜观色，想方设法逢迎他，力求做到无论他有什么愿望，都能在他提出请求之前便得以实现。

这是经验给我的教诲，是我非常不愿意失掉的东西。我很幸福，的的确确很幸福，正如人们在人世间所能得到的一样，但这也意味着，这种幸福是短暂的。

整个夏天就在这种沉静的喜悦中逝去。纳尔齐斯丝毫不让我有任何机会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越来越爱他，我的整个身心都系在他的身上，这一点他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他懂得珍惜这种情感。不过在这期间逐渐发生了一些情况，它们都是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地受到了损害。

纳尔齐斯是以未婚夫的身份与我交往的，他从不敢要求我做禁止我们做的事情。唯独关于道德和端庄的界限我们的看法有很大的分岐，我愿意循规蹈矩，万事求保险，绝对不允许自己有任何超越于世人所知的自由。他习惯吃甜食，就严格规定了这种饮食，于是我们之间就出现了持久的矛盾；他夸奖我的态度，又力图削弱我的决心。

我又突然想起我的年老的语言教师所说的“严肃认真”这个词，同时

也想起我当时为反对老师的观点所采用的手段。

我与上帝又稍微熟悉起来，他送给我一个这么可爱的未婚夫，为此我知道应该感谢上帝。世俗的爱情本身就足以把我的思想集中起来，并使我能开动思想考虑问题，我对上帝的研究与我的爱情并不矛盾，我自然地向他诉说着自己的恐惧，却没有察觉到，使我感到恐惧的东西恰恰是我所愿望和渴求的。我认为自己已经很坚强，我不祈祷“上帝”保佑我抵制住诱惑！按照我的想法，我已早克服了诱惑，现在对此已再无兴趣可言。

我给自己的道德披戴上缥缈闪光的服饰，就这样大胆地出现在上帝面前；他没有推开我；按照我对他的最微不足道的请求，他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一个温厚的印象，这个印象诱导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探访他。

我觉得除去纳尔齐斯，整个世界对于我来说都是死的，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对我有吸引力，连我爱好华丽的服饰也只是为了讨他喜欢；假如我知道他不看我，那我就不会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件事。我喜欢跳舞，不过若是他不在旁边，我就会觉得跳舞毫无意思。为了参加盛大的庆典活动，只要他不出席，我既不愿为此去购置新的时装，也不想按流行式样去装饰旧衣裳。这个人或那个人我同样表示喜欢，然而我心里却更想说，这个人或那个人同样让我厌烦。如果我能与几位年长者玩一场牌，我就会认为这一晚上我过得相当不错。本来我对玩牌就没有丝毫的兴趣，如果一个要好的老朋友戏谑地嘲笑我玩牌，也许这时我才会整个晚上头一回露出一丝微笑。散步和社交界的所有娱乐活动没有他都是如此乏味，这一切只能让人想到：他才是我为自己选中的唯一意中人，我好像是为他而生，除了他的宠爱，我别无希冀。

我在社交聚会中时常感到孤寂，大多数情况下我倒宁愿自己茕茕孑立。然而我的忙碌不息的灵魂既不肯安眠，也不肯耽于梦境。我感悟着，体验着，冥思苦索，逐渐地我学到了与上帝交流情感和思想的妙法。这时另一种情感在我的心灵中形成。新产生的情感与旧日的情感并不矛盾，因为我对纳尔齐斯的爱情与上帝创造万物的整个计划是相一致的，这种爱对于我的天职没有一处冒犯的地方。这两种情感虽说并不互相抵触，却不能混为一谈，它们之间的差别大得没有止境。纳尔齐斯是在我眼前浮现着的唯一一幅图象，我的全部的爱都系缚在这幅图象上；另外的一种感情产生不出图象，可是却使我有一种用言语难以描绘的愉悦。这种情感我已经不再拥有，而且我也不能再使自己产生这种情感。

我的心上人一向知道我心中的全部秘密，但是，关于这件事他却毫无所知。不久我便觉察到，他另有所想；他经常给我拿来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凡是能被人们称之为与看不见的上帝进行联系的一切都轻敲重打地进行驳斥和否定。我所以阅读这些书，是因为这些书来自他的手，但是我读到最后还是一句话也看不明白，不知道这些书中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关于科学和知识的问题在我们之间也免不了会有矛盾；他也同所有的大男人一样，嘲讽受过教育的妇女，并且不断地用他的观点薰陶我。他经常和我谈论法律学以外的其它所有问题，他连续不断地带给我各种各样的书籍，同时他常常反复地宣讲那令人充满疑虑的训诫：一个妇道人家必须得把自己的学问比较深地隐藏起来，要像居住在天主教国度的加尔文教信徒那样，秘密地保持自己的信仰；自然而然我竟真的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总习惯在众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也比别人更有学问了，倒是他有时抵制

不住虚荣心的诱惑，时常充当首先谈到我这些优点的人。

当时有一位有名望的社交界人士，由于他的影响、才能和智慧十分受人尊敬，并在我们宫廷里深得人心，他特别赏识纳尔齐斯，经常和他在一起。他们也就妇女的道德问题进行辩论。纳尔齐斯把他们谈话的内容都详详细细告诉了我；我不甘落后地对这些问题加以评论，于是我的情人希望我写一篇文章。我的法文写得相当熟练；我曾在我的法语老师那里打下了良好的法语基础。我与我的情人的通信都是用法文写的，况且当时人们只能从法文书籍中获得更好的教育。伯爵对我写的文章很满意；后来我又不得不把自己不久前创作的几首短小的诗歌拿给他看。总而言之；纳尔齐斯看来很以自己的心上人而自豪，而且这种得意表现得毫无顾忌。这段往事最后以一封使纳尔齐斯感到极大满足的诗体长信而告终，这封用法文写的才华横溢的诗简是在伯爵临行前送给纳尔齐斯的，信中回忆了他们之间进行过的友好的争论，在信件末尾还额手称庆我的男朋友艳福不浅，在经过重重疑虑和错误之后，他一定会在一位妩媚动人品德高尚的夫人怀抱中准确无误地体验到到底什么是道德。

这首诗首先给我看过，后来甚至几乎给每个人都看过，每个人在读这首诗时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进行思索。在许多情况下他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凡是受到他高度评价的外乡人肯定在我们家里人人皆知，个个熟悉。

因为我们这里有技术娴熟的医生，所以有一个伯爵家庭也在我们当地住过一阵子。在这个家庭里，纳尔齐斯也被当作儿子看待；他把我也介绍给了这个家庭，在这些德高望重的人中间，人们从精神上到心灵上都能找到乐趣，就连社交场合中一般的消遣在这个家庭里也显得不像在别处那样无聊乏味，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人们对待我的态度完全是根据客观情况而定，谈话中从不触及我们的主要关系。我所以要提及与这家人的相识，是因为在我以后的生活中，它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自我们确定关系后已过去了一年，接着我又与他一起共同度过了一个春天。夏天来到了，一切情况都变得日趋严重和激烈起来。

由于几件意想不到的丧事，有几个职位出现了空缺，纳尔齐斯是该有资格补上去的。决定我一生命运的时刻临近了，纳尔齐斯和所有想补空缺的人都竭尽全力在宫廷里活动，以消除某些对他们不利的印象，并设法为自己谋取到预期的位置，而我则极为关切地向我那看不见的友人求助。我曾经受到过友好的接待，所以我愿意再来。我十分坦诚地表白了自己的愿望，纳尔齐斯想获得这个职位；只是我的祈求缺乏狂热感，因为我不想为了我祈求的缘故，他才能如愿以偿。

这个职位由一位远远比他才疏学浅的竞争者占去了。我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后大为惊骇，急忙走进自己的房间，随后紧紧关上了房门。最初的悲恸化成了泪水，我哭得像泪人儿一般，接着我想：

“发生这样的结局也许绝非偶然。”于是我立即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或许正是使我满意的结果，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坏事，说不定给我带来的倒是真正的福份。想到这里，一种极为温馨平静的感觉涌上心头，所有忧郁的云翳全部烟消云散；我觉得，只有借助于这种乐天知命的办法，才能使我忍受住一切。我愉快地去吃饭，这使我家里所有的人都感到万分惊异。

纳尔齐斯的承受能力比我差一些，我不得不安慰他，在纳尔齐斯家里，也有一些令人讨厌的事情需要他去应付，这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在我们俩

人之间私下进行的真正倾心的谈话之中，他向我吐露了一切。他到国外供职的事情也同样遭受厄运；我深深地感受着这一切痛苦，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他，最后我负荷着这一切压力来到能够使我倾吐衷情的地方。

这一切体验越趋于平缓，我越是更加经常地想要重新温习这些体验，而且我一向到这个地方来寻求安慰，过去我曾经很多次在这里寻找到了安慰；不过，也并不是每一次我都能如愿以偿：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就如同对于一个人想到太阳光下取暖，这时有某种东西遮挡住了光线，妨碍他取暖。“ 这种东西是什么呢？ ”我自己问自己。我竭力寻根究源，终于清楚地发现，这一切都是以我的心灵状态为转移的。当我的心不是在正对着上帝的方向转向他时，这时我的心是冷冰冰的；我感受不到上帝的反应，聆听不到上帝的回答。于是现在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 是什么阻挡直接面对上帝的方向？ ”这个问题犹如把我置身于一个广漠的荒野，使我感到非常的渺茫，我陷入苦苦的探索之中，在我恋爱史的第二年，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我都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这种探索。其实我本可以更早一些停止这种探索，因为我不久就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寻找出千百个托辞来回避现实。

不久我便发现，我的心灵直接通往上帝的方向是被心不在焉的这种愚蠢行为所干扰，是受到了一些不该去做的无谓琐事所干扰；该怎么做和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几乎是够清楚的了。可是现在在这个一切时而无足轻重，时而狂乱荒诞的世界上我又该怎样脱身呢？我本来可以顺其自然，也跟其他的人一样毫无目标地浑沌度日，这些人我看他们活得还很自在，只是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做，我的内心与我的行为自相矛盾的时候太经常了。虽然我想摆脱这个社会，改变我的生活境况，可是我又不能够。我已经被禁锢在一个圈子里；我无法摆脱掉某些关系，在我为之操心的事情上，命中注定的厄运密集成堆，我常常涕泣涟涟地就寝，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又噙着泪水起床；我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来支撑着我，可是当我穿着快靴到处乱跑时，上帝从不给予我帮助。

现在言谈往事件件都要字斟句酌；跳舞和游戏首先被纳入审查的范围。我从来没有说过、想过和写过什么东西来表示造成或反对这些事，也从来没有就这些事耗费苦心地去寻找、评论、思考、扩大、屏弃过某些东西。如果放弃这两件事，我毫不怀疑这会伤害纳尔齐斯，因为他极为害怕那种不苟言笑谨小慎微的样子会使我们在公众面前显得十分的可笑，现在我做这一切完全不是出自于我的兴趣，而仅仅是为了纳尔齐斯的面子，我认为这样的行为非常愚蠢，因此这一些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

假若没有反反复复出现这么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我可能就不需要付出这么多的辛劳，去完成那些造成我精神涣散并且扰乱我内心的宁静的种种行为，与此同时还得努力使自己的心扉向看不见的上帝敞开着，我常常多么痛苦地感觉到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我无法做到两全其美。因为只要我一旦给自己披上那种愚蠢行为的外衣，那就不仅仅是伪装的假面具了，而是我真的会立刻被愚蠢所浸透。

我可以超越单纯的历史性叙述的法则，在这里谈谈我对自己身上发生的某种变化的思考吗？我不知道，究竟会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变化？它改变了我的爱好和性情，使我在二十二岁的年纪，甚至还要早一些，便对那些使这个年纪的青年男女都能够感到开心，而且对他们又无危害的事情不觉得

有什么乐趣？为什么我不觉得这些事情是无害的呢？我也许可能这样回答：我之所以不认为这些事情是无危害的，是因为我不像其他同龄人一样不了解自己的灵魂。然而不是这样。根据我自然而然得来的经验，我知道，还有更高尚的情感，它能真正给我们提供在一般娱乐活动中人们不可能找到的乐趣。我还知道，在这种比较高级的享乐中同时也秘密地隐藏着祸根。但是青年人无拘无束的娱乐和消遣活动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我不可能做了这些事情却装成我没有做一样。尽管有些事情我现在非常冷漠，只要我心甘情愿，这些事情在过去曾使我迷惘，是的，简直是在威胁着我，大有以金科玉律之势，紧紧控制住我，这里不可能保持中间路线：我必须要么放弃诱人的娱乐活动，要么放弃令人舒畅的内心的感受。但是我灵魂深处所进行的较量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作出了裁决。尽管我心里还存留着某些对感官快乐的渴念，然而我却再也不能够享受这种快乐了。

一个喜欢开怀痛饮的人，如果他置身于一个装满酒桶的地窖里，那里面的空气污浊得能使人窒息，这时不管他多么贪杯，饮酒的兴致也会荡然无存。新鲜纯净的空气比酒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我的感受太强烈了，如果我不是害怕失去纳尔齐斯的宠爱，如果不是这个念头在阻碍我，那么从一开始，我只需稍加考虑就会选择善事，而放弃令人刺激的享乐。不过当我心中进行过上千次的较量，经过反反复复地观察和思考之后，我终于也用锐利的目光仔细审视了把我和他连结在一起的纽带，这时我发现，它是那么的不牢靠，一拉就断。我忽然看清楚了，那只不过是一个玻璃罩子，一个把我罩在真空里的玻璃罩，只要还有力气把它打碎，你就得救了！

敢想就敢为。我揭下面具，剥掉伪装，于是我每次办事都能做到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一直温柔地爱着纳尔齐斯；不过，以前置于热水中的温度表现在已经移到了自然的空气中，而且它上面的温度不会再升得比气温高了。

不幸的是爱情温度降得很快。纳尔齐斯开始退即，他举止拘谨，完全像另外一个人了；这倒由他去。可是正如他退却一样，我的温度表也在回落。我家里的人觉察到了这些变化，他们都来问我，都感到惊讶。我勇敢地面对家人，据理力争：到目前为止，我自己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自我牺牲，我甚至准备继续这样做，一直到我生命的尽头，我都要与他共同承受一切逆境；不过，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我要求给以充分的自由，我的为与不为必须完全取决于我的信念；我从不固执己见，而是更喜欢倾听他人的任何理由，可是这是关系到我个人幸福的大事，所以必须得由我自己来作出决定，任何形式的强迫行为我都不会容忍；一种食品很可能对健康大有好处，而且深受许多人的喜爱，可是，一旦我的经验向我证明，它随时可能对我造成危害，那即使最伟大的医生的科学诊断也难以说动我去服用这种食品，这点我可以以喝咖啡为例。任何使我迷惘的行径我都难以认为或者根本不可能认为它们对于我来说在道德上是有利的，我不会让任何使我迷惘的行径对我来施加影响。

因为我心中早已暗自作了长时间的准备，所以有关这件事的讨论对于我而言与其说是令人心烦，毋宁说是随我所悦。我把自己的心曲宣泄出来，体验着自己这个决定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我丝毫不退让，谁有失我童心般的尊敬，我就毫不客气地拒绝他。在我家里，我很快赢得了胜利。我的母亲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与我相似的思想，只是她的这些思想没有发展成熟；没有困境逼迫她，提高她的勇气实现自己的信念。她可以说的是：她已经看到自己

埋在心里的夙愿可以通过我得以实现。大妹妹看来是站在我一边，二妹妹态度暧昧，她小心翼翼，默不作声，姑妈最为反对，她提出的理由在她看来是不容辩驳的，也确实如此，因为这些理由都含有一般的道理。迫于这种情况，最后我不得不向她指出，她不必插手这件事，她的表决毫无意义，而她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难得看到她如此固执己见。姑妈是唯一仔细观察过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的人，可她却处之泰然，没有一点情感。如果我说她缺乏情感，观点狭隘，对她来说，这一点儿也不过份。父亲完全依照他自己的思想方法行事。他很少讲话，但是他时常跟我谈论这件事，他的理由都是明智的，而且作为他摆出的理由是不允许反驳的；不过我深深感觉到自己是正确的，这给了我力量，使我敢于和他争辩。可是不久，争吵的局面发生了变化。我必须博得父亲的同情。由于他的理智所逼迫，我内心的全部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我声泪俱下，尽情发泄着自己的忧戚，任凭泪水横流。我向他表示，我是多么的爱纳尔齐斯，两年以来，我给自己强加了怎么样的压力，我又是多么的确凿无疑地相信自己行为的正确，我还准备把这种确信牢牢地封固在脑子里，为此我不怕失去自己爱恋的未婚夫，不惜失去表面上的幸福，甚至，如果必要的话，我不怕失掉自己的全部财产；我宁可离开自己的祖国、父母双亲和朋友，宁可自己在异乡寻找饭碗艰难谋生，也不愿意我的所作所为违背我的理智。父亲尽力掩饰他所受到的感动，沉默了一些时候，最后他公开对我表示赞同。

从那时候起，纳尔齐斯回避着我们一家人，而我的父亲现在也放弃了每星期的社交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纳尔齐斯也会在场。这件事在宫廷内外引起一时轰动，与平时一样，每逢遇到类似的情况，公众总喜欢兴致勃勃地参加议论，说三道四，人们总想左右意志薄弱的人，影响他们作出自己的决断，而人们的这种作法却一直受到姑息和纵容。我对这个世界的人情世态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深知，对你的行为进行指责非难的人，常常是当初怂恿你干这件事的人。就算我没有这种认识，所有这些瞬息即逝的舆论就我当时内心状态来看，对我也不会起丝毫的影响，相比之下，我没有放弃对他的爱，我仍然沉湎于对纳尔齐斯的爱慕之中。他对于我来说已经变得可想而不可望，而我的一颗心没有改变，没有背负他。我一往情深地爱着他，这种爱仿佛是重新开始的，它比过去的爱要成熟得多。如果他不妨碍我的信念，那么我就是他的；没有这个条件，就是让我与他共同分享一个王国，我也会断然拒绝接受。好几个月来，这些情感和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最后，我感觉到自己的心终于变得颇为平静和坚强，足可以从容不迫并且稳重地处理这件事，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张语气客气，不带感情色彩的便条，问他为什么不再到我这里来了。

因为我了解他办事的风格，他不愿意自己对于微不足道的小事作出解释，而是喜欢默默无闻地做他认为是恰当的事情，所以我故意逼迫他作出考虑和回答。我收到他的一封长信作为回复，在我看来，这封回信平淡乏味，冗长的文笔，空洞的言词，尽是无关紧要的废话。

他说，他没有较好的职位，不能够安排舒适的家庭生活，因此他不能够和我结婚；他说我最清楚，他到目前为止多么不走运，一直是障碍重重；他说他相信，我们继续这样长期交往下去不会有结果的，这只能有损于我的声誉，他请求我允许他，与我保持现有的距离；他还说，一旦他具备了这种能力，使我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么他对我作过的允诺对他来说将是神圣的，

他会珍视。我立即回答他说：因为这件事已闹得世人皆知，这时才想到要珍视我的声誉，未免已为时太晚。说到声誉，我的良心和我的清白就是最安全的城堡；就此我不加思索地把他的允诺退还给他，并且祝愿他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还没过一个小时，我便收到了他的简短的答复，这封复信的内容基本上同第一封完全一样，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他得到一个可观的职位后，他才会询问我，我是否愿意与他共同分享他的幸福。

这封信当时对于我来说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我向我的亲戚和熟人宣布，我与纳尔齐斯的事已经了结。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当他九个月之后果然被提升到最符合他期望的职位上时，他再一次向我求婚，但一切是有条件的，他要求我作为一个成家立业的男人的妻子，我必须得改变自己的思想，我恭恭敬敬地向他表示感谢，而我的内心和情感却要求我赶快从这一段往事中解脱出来，就像剧院的帷幕落下时人们渴望赶快走出剧院一样。这之后没过好久，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一个富有的漂亮的结婚对象。我知道他如愿以偿，生活幸福，这对我也是莫大的安慰，于是我的心也完全平静下来。有一些情况我不可以闭口不谈，那就是不管在他得到职位之前，还是在他得到职位之后，他曾几次郑重地向我求婚，虽然父亲和母亲很希望我能宽容一些，多作些让步，可是我却不加思索地拒绝了他的求婚。

在我看来，仿佛经过暴风骤雨般的三月和四月后，现在又赐给了我一个最明媚的五月的天气。我享受着良好的健康状况和难以形容的安宁。我可以如我所愿，尽情地环顾周围的一切。虽然我有所失，可是我还是有所得，正可谓因祸得福。像我还这样年轻，富有春青活力，充满了激情，使我觉得宇宙间的一切都比过去美好上千倍。我必须得有社会交往和娱乐活动，否则即使在美丽的花园里停留片刻我都会因百无聊赖而感到愧疚，于是我下定决心，不再隐藏自己对艺术和科学的热爱，我画素描，画油画、读书，并且找到足够的人来支持我；我不再被一个个的大世界所包围，我已经离开了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抛弃了我，在我周围又形成了一个小世界，它更加丰富多彩，更加令人感到轻松愉快。我对社会生活很有兴趣，我不否认，当我断绝与多年老相识的来往后，孤寂的生活曾一度使我害怕极了。现在我对此已经有了足够的适应，是的，或许我甚至还大大地得到了补偿。我相识的人这才真正变得广泛起来，我不仅结识与自己思想一致的本乡人，而且也跟一些异乡人来往。我的那段往事流传出去，已经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并且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他们急切地想见一见这位把上帝看得比自己的未婚夫还重要的姑娘。那时在德国毕竟有一种明显的宗教气氛。在好些侯爵和伯爵家里，普遍关心灵魂的幸福。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仅有达官贵人，而且还有地位低微的市井阶层中的人，这种想法传播的也十分广泛。

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伯爵家现在正吸引着我进一步向他们靠近。这个家庭由于几个亲戚又搬回城里，因而势力有所加强。正如我想跟他们接近一样，这些值得敬重的人也在寻求机会与我交往。他们的亲族很多，我在这位伯爵家里认识了相当一部份侯爵、伯爵和王室成员。我的思想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人们乐意尊重我的思想，或者很有可能仅仅是一种关怀，反正我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并且一直处于一种无可争议的地位。

我还被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引入这个世界。刚好那时我父亲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在我们家里作较长时间的逗留，在过去他只是路过时才顺便看看我们。他在宫廷里任职，而且很受人尊敬，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